



論語通

一

□ 12
930
1





論語通

學而篇
為政篇

論語通

日本

平安

井田長恭述

夫子生際春秋之時，不得東周之志，退脩先王之道，講論詩書禮樂於洙泗之間。當時夫子教論後進之言，暨門弟子相與討論之語，學者各錄而傳之，逮七十子之後，復并與各錄其師及先達之言，蒐輯之所成也。漢藝文志引劉向七略曰：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則是書自漢初既失，邇人之名，不得知其誰氏之所編也。獨柳宗元著論語辨謂曾參少於孔子四十六歲，尤

而死是書記曾子之死則去孔子也遠矣而是書載
弟子必以字獨曾子不然由是言之弟子號之也余
是以知之孟樂正子春子思之徒與為之爾或曰孔
子弟子嘗雜記其言然而卒成其書者曾子之徒也
辨指明白其言甚有理於諸家說為最長故伊川仍
用其說自是以來諸儒相承以為定論唯近者但深
著論語徵多訂舊說之錯謂上論成於琴張下論成
於原思以其名二子也可謂奇論矣然是書撰人之
名自漢初既失其傳但云孔門諸弟子成之而已矣
自劉向成七略凡天下藝文圖籍莫不總編校閱苟
有遺文之足以為證者則奚敢不著撰人之名耶而

輟不言也審矣時求其說而不可得也別於後儒乎
將矣所自而能知其果成於何人乎哉迺其言之者
以臆斷爾始不足憑據也但就其臆斷者言之則柳
宗元之辨於本文有明據耳蓋是書例於門弟子稱
字而獨有曾子未嘗稱字名有子獨有哀公答問
一章稱有若耳是所謂君前臣名者禮宜爾他如冉
雖或稱子其稱字者居多則未必悉其門弟子之所
記也如大原思琴張稱名或是一篇若一章出於二
人之所記也已琴張二十篇中絕不別見原思終兩
見則一名一字設令其言屢見於二十篇中亦未
可知其果得何以稱耳苟見其偶一以名稱也直以

為其人之所編也。子冉求不說子之道，寧弔書寢其
謂之何終未如柳辨猶可獲焉。蓋論語成編，去聖人
之時也。已久矣。始七十子之徒受學於夫子，夫子時
有所教，論語道則人各以己意書記，以備遺忘。若子
張書諸紳，類可見及朽木中道之歎，皆所以深警其
人也。故宰冉、子子所以服膺其言而不敢失墜者，匪
直如子張書諸紳宜其謹識自警也，其躬親刊錄所
以此章獨名二十而如夫名原琴者，亦斯之類也。已
是時未成論語之書也。逮夫子既沒，門弟子離散之
四方，人自為編而無所統攝，其後子思之徒恐夫子
緒言遺佚散落且就亡焉，於是徧求諸四方諸子門

人若子孫蒐輯網羅以成斯書，而有子門人蓋與編
云其間或稱閔冉者，得諸其門人之所錄者也不然
閔子門人亦與編纂也。如冉稱子者，非以與撰故所
以知者他篇所記率多稱名字，設若其門人與撰則
當悉改其稱名字者，從子稱而今不然，明非撰者列
也。名原琴冉字者，得其所躬親刊錄於其門人若子
孫者也。論語之書記稱門弟子或字或子無定例者，
皆隨所得而編入之，不復加刪飭，或是凡得於諸子
之門人者，弟子於其師皆稱子及編纂之時宜悉改
從字稱而有所遺脫也。大抵論語之書編纂未就，諸
子之記載夫子之言，蓋有誦詩書禮樂之法者，有直

述其古義而不以已意者直稱前代聖賢之行事
不復加品藻者諸若此類與其重複者皆刪直除不載
如今所見邦君之書若稱之其直誦禮法者也師摯
適齊周八士稱古賢人者也周公謂魯公直述聖人
之言者也他如三年無改主忠信皆重複者也凡斯
類皆當刪除而猶未盡者也據今所見推之則諸子
之記可知已故當時撰是書者意惟夫子微言緒論
是求其直誦古者在所不取又所記載略類相從以
成編纂如學而多務本之意六伯論禮樂公冶長論
古今人賢古得失鄉黨記夫子行事微子記聖賢出
處子張記中孔門諸子之言是也論撰之意止於此耳

如其文辭繁簡詳畧異體與門弟子稱呼齒列無定
例者皆似非撰者意所存也故季氏陽貨竟曰諸篇
文辭扶疎整飭大殊字前論殆若出子子二年有是文
體繁簡之異也又顏淵季路侍顏少季閔子侍則子
路長於子騫皆非長幼之叙而季氏篇稱夫六皆加
姓是稱呼齒列無定例也如者臺固執其琴張原思
編論語說遂謂前十篇後十篇文詞異體可謂強已
古人言下論如上論者祇以季氏陽貨諸篇時有
畧異也已非謂先進顏淵諸篇亦不與前論同也文
辭異體披卷瞭然豈可多誣子又論語微破柳程說
曰子思作中庸字其祖子何必優於字子族有大夫

者則子歸之是果何說也。如然則司馬牛南宮适何以不稱子而曾參獨得子而曾點不得子者何與。且子思字其祖者稱之外人也。始非尊稱之謂也。矣。足以證子唯其解經諸儒當具姓名者其論最確。編名論語我叻見藝文志曰孔門弟子各記夫子之語及夫子沒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及王肅註家語為之叙云家語論語並時弟子取其正實語以事者別出為論語其餘則都集錄之名曰孔子家語。肅所註雖非七畧之舊也其論語書因孔子之徒論纂得稱論者漢儒舊傳未嘗有也。說述宋後諸儒視論語書多雜記群弟子語及邦君之書之類又文體

時駁異謂亦無定例疑其非精撰也。謂是特孔門弟子成斯書名之論語者言斯書迺夫子暨群弟子平日論說之語也。名編之義唯此兩通。為是如皇初二疏三途四釋之類支離碎細固不足取。故後世諸儒通書名之義者率依此兩途未詳孰是。獨論語徵以論定為義謂命夫子六經刪述之事業可謂奇論矣。但論字從古以論議論說為義乃細釋討論之謂故凡言說有條理者謂之論如禮之大樂正論說在東叙及尚論討論辨論之類皆是也。未聞論有斷定之義也。即所引司馬辨論官材下文輒曰告于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則明論者非斷定之義故既曰

論又曰定兩言互明之設論既有定之義亦矣漢更
言定耶明霞論語考訂其繆得之又深病漢儒論撰
之說屬論於撰人之無別家語齊論魯論疑於編纂
之異是何說之拘也從余觀之是書名論語胡翅論
屬諸弟子併語亦不得顯繫諸夫子也何者是書所
載問多門弟子之語夫子之語比諸子為稍多耳如
子張篇概舉子其子張之語卿堂一篇皆記夫子行
狀始非聖人之言迺諸子貌聖人也恐在其為夫子
之語乎七畧曰夫子之語亦大概言之耳設如據漢
儒論撰之說言之允言之可以為教者謂之語也高
斯書輯夫子之言若行與門弟子討論之言論撰既

成皆可以為教之言也故謂之語則卿堂子張莫非
語者是撰人論息編輯以為語而非謂論辨采擇夫
子之語也由是言之語亦未必屬諸夫子也理甚易
見元不足疑但七畧曰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
之語也者實其繆之所歸也七畧意蓋謂聖人之言
則人倫法則不易之訓也如群弟子之言也其是非
未必不謬非聖人接聞之折衷之則不可得著之不
刊苟經聖人折衷猶之聖人之言也故有是說然其
實不然者夫子之門曾子子其子張最少于其門人
小子問交於子張曾子啓子定及孟敬子之問寧得
接聞夫子之言是自傳註家欲取聖人擅美一書也

作之說自是以降諸儒相承不復以爲疑謂論語二十篇盡聖人之言也至於論語微亦承其沿襲之繆又省其不盡出聖人之言則語難顯繫諸夫子也於是子欲歸論於聖人以爲斯書之重也蓋亦因先儒格闢夫士之言以微發其說云大抵欲取我於名題擇異於他書迺傳註伎倆耳不謂但徠猶出於此也如齊論魯論因諸儒傳錄轉加刪潤及簡牘錯叙或意換舊次終致二論之異論有齊魯書名之成也已久矣謂之論者特以書名補寫耳復疑其嫌於編撰之謬字論語書漢初有三本何晏集解皇侃論語義疏叙具其本末蓋原當時編錄之時豈有三本之

別但諸儒相承之間簡編錯亂或口傳訛繆轉寫致誤或口受無書其所遺失人以意補綴及潤飾故有不同如齊多問王知道二篇或是劉東他書所載以入斯篇也不然魯論後失此二篇也今之所行迺漢張禹所傳魯論參諸齊論從其善者後鄭玄仍張本重參諸齊古二論爲之註何晏作集解依鄭本復故諸齊古自是之後何註盛行於世也今論語皆何本也未審後二論之亡在何時也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學而篇

魯論二篇三千言撰者造端於斯為者夫子
勸人為君子之學莫備於是故以此冠篇首
云

朱註曰此為書之首篇故所記多務本之意
得之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
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斯章之義自鄭王諸儒以訖明霞者臺人自為解
莫有同焉者然質諸經文俱發一意義亦各通但
諸說雖各可通時亦有所窒礙故不得而從今詳

亦與代與入言

下章之意前二節言說樂後節贊君子之德其曰
不愠者又言以明前節說樂之實也可見前節云
說樂者論君子說樂之心耳始非有階級次叙但
就中分之時習謂成己之學朋來謂成物之教斯
之為異焉耳矣雖則有異焉二者俱論君子之學
以明其不愠之心者也而禮檀弓註曰而猶乃也
是也蓋學勤苦強勉之事非悅豫之事惟以身處
先王之教隨時而游息於六藝之業意與道適心
與之化沖然自生則不亦說豫乎習宜複區熟之
名學先王之道非一朝強勉之所能得也必須宜
複積習乃可得而就而宜複積習不以時則勤苦

扞格有不勝之患矣故曰時以習之說皇侃曰懷
抱欣暢之謂也得之蓋樂心欣勸之謂悅朋來友
之謂樂道與人同歡忻交暢適願之謂也朱註曰
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故可樂得之孟子曰得未
下之英才而教育之君子之樂也習朱註曰鳥數
飛也得之愜朱註曰含思意是也

王肅包咸諸儒未失其大意而自皇疏引李充說
以始於時習中於講肄終於教授者也為說諸儒
相承以為學之始中終及朱子為或問猶依用其
始中終之說惟朋來為教久之事及為順境不愠
為君子之極致又為逆境前一節為切夫後兩節

為効驗迥異於舊說而仁齊古義依之理雖可言
矣時習朋來皆言學說樂同論心而獨以時習之
說為切夫以朋來之樂併諸不愠君子俱為語卻
切者其實前二節語意相同不愠君子語意頗殊
折彼難折而合諸難併合於文義終未安但徠春
臺雖無始中終之說其以學成於人又道在彼
與在己為悅樂之分是時習之說未成君子而朋
來之樂道乃為己之有猶之階級次叙之說也外
傳接伊子耕莘云夫然後可以為君子也蓋亦如
但徠意云惟明霞論語考修學政之說蓋似其者
說樂之不可以分彼己語生熟之義而不愠君子

直為贊行則亦不可從已論語微引夫子學而不
厭論久而不倦及發憤忘食樂以忘憂謂與斯章
之義正發者最為允當而猶未免向數說之病者
何也與皇侃疏論年中之時引王制曰春其學詩
樂秋其學書禮論語微引春誦其絃秋禮冬書曰
以身處先王之教也得之但皇侃欲以此通王肅
說但徠仍欲接王註以證已說則為失之已何者
二家說皆以順時為義而王說乃謂及時之義春
臺外傳辨之是也集註解亦與王意無異說者集
註曰喜意也亦與皇侃同意爾雅釋詁曰喜樂也
故加意以別於樂意念慮之微者也但徠明霞並

識朱註說訓喜之謬以愛好為義說誠有愛好之
義但解時習之說為愛好直為初學小生勤苦無
向學之意者憑教之術生愛慕之心則不可通之
君子矣且生愛好之心唯可以喻一時趣向所以
立而不足以喻君子學而不厭樂以忘憂之常心
故但律不如皇疏朱註也如明霞以修教為說則
訓說為愛慕者義合應爾已又但律明霞所接證
諸說字皆從其說之便耳如彼子說子路不說所
愛慕者何也故不可從而皇疏並為因是之辭
非也王肅曰學無廢業所以悅懌也淺矣朱註曰
學之為言效也解字義本由未是錯但遂以學習

相對謂放效為學講肄為習則誤矣古義加以覺
悟之義亦與朱註同朱註引謝良佐曰時習者無
時而不習者欲明時敏之義也已但律諸家謂朱
註兩解無所適主可謂不善讀者已明自遠方來
鄭玄曰同門曰朋朱註不取者何專意以朋來之
樂講習取益於己之事然果如其說乎遠方來不
可解故放從今註者臺辨之是明霞以修學故為
說故用鄭註為是但師弟不可謂朋則拘矣古義
曰足以見吾德不祇何樂如之論語徵曰樂其在
我者而不復他求也亦與仁齋之解同趣云夫以
朋類從己者家足以驥已學成而德不祇以為足

自恃則小人，儒術藝自名者之所樂，已欲以此語
君子之樂，則末也。朱子或問辨，具入至於富貴貧
賤為說，則益陋矣。明霞辨其繆，謂樂有樂在己者，
有樂於外者，不可概也。得之論語微曰：愠謂心有
所辨鬱也。蓋一言之轉，義最精，但朱註含怒意，即
心有所辨鬱之謂也。如古義直訓，怒則洵非是也。
已外傳知猶用也，是仍用其師說。凡古者言知人，
謂知而用之，古言誠有然者，然亦有不必然者。舉
兩所知，既用之，復奚煩更舉之哉？不知言無以
知人，寧為在位人言之乎？明霞辨之甚，蓋說於學
樂於教，所以人不知而少愠也。看臺引伊尹耕有

茅以為君子之少愠者，尤愠論語微謂，不亦君子
乎？元非有君子之德，徒因說樂於學習朋來，而不
愠，得比似君子之德與遇也。不見知龍德而隱者，
異科雖歸美於學之言，平要非理實不可從也。
有子曰：其為人也有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
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
也者，其為仁之本與。

道字從務字來，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皇師曰
此更以孝弟解本以仁釋道也。所以曰孝弟仁之
本者，孝經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教者
所謂仁之道也。夫君子克己復禮，講親修睦，躬行

以先天下所謂體仁長人之道君子之所務者爾
自存諸已以及物言之謂之仁自修於此以率人
言之謂之教其實一也夫仁民者施諸民也仁被
天下者推諸四海也必也然後仁者推而及諸天
下後世也是其功業利澤被物雖或廣狹之不同
要人君躬有所德然後有所施而仁乃名斯德者
也則此所謂本字孝弟而生之仁道者迥以躬體
修己之道言之孝經所謂教者亦然謂之道者以
君子之所務修言之也非謂身行孝弟則仁道生
於天下也然則曰孝弟曰仁均之在修己躬體者
言之而其或為之本或為之末彼此輕重之分有

不同者何也蓋經所謂孝德之本者先王之德仁
莫是為大焉仁之實事親是也故中庸記夫子答
哀公語曰修身以道修道以仁執德之曰仁也者
人也親親為大疏是觀之君子所以體仁而長人
者克已復禮愷悌樂費之德莫不本諸孝弟者矣
孟子所謂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樂之實樂斯二者
樂斯生矣生矣惡字可已者即仁道之生也故曰
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夫君子治也長也者必
有其本孝弟之謂也斯章論孝弟為仁之本者言
君子體仁以治也長也者匪徒言學者自修之事
也
節則巫學者自修之事也猶復夫子示淵淵以克己復禮能之
以由己而不由人之語學者自修者亦無他而已矣

論語徵按犯上作亂之文證匪知學者自修之事其說最確自先儒能宣諸家未有及此者如朱註曰仁者愛之理心之德及學者務此等說皆未達於斯故也皇疏用能埋說以犯顏諫爭為犯上爾後諸家相承從之然非是外傳訂其繆者是也曰辨與未之有也辨者得之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朱註曰本猶根也照下文生字為之解為仁之本與為或讀聯仁或為指定之辭義並通無得失但朱註曰為仁猶行仁者以仁為性之名心體所具孝悌為行之名日用之務故謂之孝悌者行仁道之始則可矣謂孝弟

仁之本也則不可矣是為仁與克己復禮為仁之為仁者殊矣故有此說蓋祖述程子意曰一說為仁之本與克己復禮為仁無異義此之猶行仁者以為為謂為之為故假曰行仁以明屬讀耳亦通後說似長朱註載程子性中易有孝悌末說諸家並既辨其繆今不復贅古義曰為仁者以孝悌為本則行道克己而足以保四海此語未是錯但其意以仁為達道之名以不忍之心為孝悌既已非孔門之意又必須擴克己之天下然後得名之為仁也非身為天子政教訖四海者則不足以為仁而知名卿士以下不得與焉豈可復仇望之羣布

縱掖之士。卒果如其說。則博施濟眾。夫子何以不
取之。而已欲之。而主久已欲遠。而達人將何所觀
其仁。耶。且以仁為達道。猶有可言者。如指惻隱不
忍之心。為孝悌也。害理最甚。既錯會孟子之言。復
用孟子解論語者。無異於宋儒。而其纏更甚。讀者
宜察論語微君子。務本有司。務末所職殊也。又本
訓始別本末。為二處。性僻殊甚。訓本為始。雖其不
言釋氣體用也。仍是宋儒行仁自孝悌始之說也。
欲用此括宋儒吾恐其終未免同俗之譏耳。論語
微入曰。本之而道之行於彼者自然。而然其以仁
為道。入以孝悌修教之本。而迺為其切效。非孔門

之旨者。審矣。且夫仁智德而禮義道。但徠常言謂
以仁為道者。非先王之舊。乃七十子而後。時有所
言。則此仁為道者。明其說窮。而作不得已之解。以
求其道也。已觀彼常言安民之德。謂之仁。而至於
此。換德以道。則其意可見。已原其繆之所自。本上
言本之而道生。而下轉承以孝悌為仁之本。明上
文之道者。即下文之仁也。彼意謂仁者。故為德之
名也。假如君子意在論修身之仁也。宜言德生而
今不言德。而高道則知以行之於天下者。言之而
犯上作亂。一語亦足以相證。於是斷子為是說。而
不疑。爾是蓋未深察。本文曰。本曰道。語既所從。從

病道字碍眼遂以安天下之道解之也殊不知道
字從上文務字來則明道者謂君子自修之道也
言務孝悌為之本根本既立則所務之道自然生
生不可已也如非求為仁於孝悌之外也謂之道
者仁以為己任終食不違迺君子之道也古者言
道其類甚多矣唯安天下之道迺謂之道而已故
且也所務者獨孝悌而仁道之行於彼者乃置之
度外不復以為己任亦異於曾子之言矣人曰道
生者謂道自是出也與道行者我迺別但徠以道
行之道生之義可謂強已明霞雖知辨但徠為仁
於天下之仁必然矣其所以自為說則謂孝弟化

行為仁也亦與徠徠同纏云春臺外傳曰犯上其
惡小故曰鮮矣作亂其惡大故曰未之有也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夫子斯言傷也夫修實德而致勤於言貌之末多
似仁而非仁者也然巧言令色疑於仁者其亦有
以也夫君子之學詩以修其言辭所以出辭氣斯
遠鄙倍也非是無以言也學禮以修其威儀所以
正顏色斯近信也非是無以之也是君子之善言
辭善顏貌者皆所以養其德也故仁者必善於言
貌而也教寡弛民不好德惟色取仁是務貌君子
而情穿窬者天下泊皆是也觀夫致莊厲干外

而善言貌者莫有能仁者矣。夫子之所以歎也。大抵巧言與令色皆似仁而非仁。非謂巧言之人必令色也。

諸家解各不同。論語考曰：此傷也。少仁者且言取人不可不慎也。言也。所謂仁者率巧言令色之人而仁者實少焉云。又云：夫巧言令色之非仁久矣。雖非夫子言之亦人所共知也。但巧言令色之至使人惑以爲仁而故此章之意在慎取人。又在傷世之衰。有得之蓋巧言令色之於仁也。似而非者也。故聖人畏之惡之。身陶謨曰：能患而慎何畏乎。巧言令色同命。又曰：慎爾簡。乃僚無以巧言令

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先王所以憂畏者。以類仁人之真偽難辨。簡擇不可不慎也。已。不然天下凶頑惡德。莫獨巧言令色之人而已哉。先王不畏於彼而畏於此。不簡於彼而簡於此者。爲是故已。夫子曰：巧言亂德。亂者謂似而非者也。孟子論鄉原引孔子六亂之言。可以驗此。論語徵謂巧言之人必以令色行之。是就一人言之。雖未是錯。夫子之意未必然者。夫子嘗曰：色取仁而行違。及色厲而內荏。類卽謂令色之非仁。而巧言不與焉。又曰：仁者其言也訥。及不知其仁。惡字用依者。獨言行人之不可巧言。而令色不與焉。則不必就一人言之。皇

侃本矣下有有字是也言巧言令色人少有能仁
者也苞咸註曰少能有仁也是就巧言令色之人
論其仁之有無多少皇侃疏曰都應無仁而云少
云一道理曰此人非都無仁於仁性為少也蓋得
苞意但以分數多少有無論仁非本文意苞既失
之而皇亦從不覺其左繆耳朱註覺舊註以多少
言仁之謬故更以絕無解鮮矣又引程子非仁之
說證其義雖免字言多少之弊也依舊就下人之
心論其仁之有無也亦與苞說相去不能以寸云
且本文曰鮮矣直以絕無則肆而不可憑已殊不
知本文曰鮮矣仁者言巧言令色而其人能仁者

鮮矣蓋言也少斯人也皇本作有仁亦然言也少
有斯人也鮮有直言義滋可見論語微辨朱註繆
者是然仁為德名言其人有斯德與無斯德則其
人無仁者亦無不可言焉身矣不可以古人偶無
斯言輒譏其妄也已乃朱註繆不在於有無而在
於訓鮮矣為絕無耳春官外傳從苞咸又曰言巧
言令色之人少有德也是就巧言令色之人論仁
德多少分數豈有斯理哉可謂繆已朱註圖外程
子曰知巧言令色之非仁則知仁矣是原於撰者
意言之欲讀者致察也蓋夫子歎鮮矣者傷也少
仁人而惡似而非者非為誠謂弟子發斯言然學

者因夫子之言以自誠亦足為驗體仁者心也已
故撰者首載務本之言者欲令學者知仁之實而
少迷所從也次之以巧言令色語者欲令學者辨
是非於類似正趨向於微微也讀者宜察朱註不
欲本心雖非本文之意入以其家言將之也於撰
者視學者意亦不可謂之無所益也如但徠病其
以內外言之亦懲美吹鑿之說也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
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傳不習乎朱註非

朱註擬明道解得之今從之但傳不習乎朱註非
是何字曰言凡所傳之事得無素不講習而傳之

却疏曰所傳授之事得無素不講習而妄傳乎

但徠以朱註不知古言非之然古言亦有如此者
春秋傳僖十五年韓簡曰出因其資入用其罷饑
食其粟三施而無報是以求也是以上三者為三
施可見

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朱註曰道治也得之千乘之國者稱成國之辭也
古者天子萬乘千乘稱國言諸侯也百乘稱家言
大夫也敬事而信敬尊敬奉順之意事謂政事節
用而愛人用財用也政以財成雖有愛人之心匱
財則實惠不及乎民故節用以俱愛人此曰人有

曰民者皇疏曰愛人則刑朝延使民則唯指擊黎
固是人足愛以情言之直言人也使使自民之事
故言民也孟子曰無政事則財用不足蓋既是慎
修政事不憂財不生殖唯既生財用之無節終至
室困其民者道是也又固執小信或至傷人故
繼之曰節用而愛人此說更優使民以時斯句居
結落者上兩句其實惟具于此也修政而信令民
而不違時莫是為大節節用而愛人亦見不猥興
力役苦民力也而使民下句亦從愛人語來云
皇本正文註中並道作導蓋訛也朱註用刑本諸
家依之是也苞咸曰治也蓋治理也經理邦國以

道故道訓治也馬融曰謂為之政教也我無異謂
治國為道國猶謂敬人曰禮人敬人以禮也任林
曰常材任材以官也訓道為治雖他書未見其例
我類節明不足疑論語微奉皇本如甲令謂馬苞
皆據導為解以難朱註可謂誣矣馬為之政教猶
可以解導治察可解導字其繆居然可睹朱註取
苞不取馬者敬事以下三句未及為政教也論語
考讖朱註依苞為急迫淺露而其所自為說則曰
保國之道與苞朱奚擇乎但誅訓道為取途亦苞
訓之類已千求之國傳註家爭言大國小國之異
無用之辨已夫予欲曉人事諸侯之國從政之意

也故曰道于乘之國如當時魯衛陳鄭之類皆是也如晉楚齊秦地并數州則非正法矣但保明霞謂于東小國也蓋視于路撫於大國之間為斯說于路言于東對大國故見其小如書言于東之國何以見其小也明霞遂傳會以小事大之道則可謂強已敬事而信事謂敬事君子之位當國共奉天職故曰敬事者事天之務也春秋傳曰承事如祭即敬事也楊氏朱子謂斯章存心出治之本未及為敬也是徒知敬之為心法而不知事之為政事故也且無敬事將奚敬也終未免乎以心跡為二之病耳故出於上而行於下君民相與之間苟

無信則政事少之矣夫子嘗答子貢兵食之問曰民無信不立是也故敬事以信配之苟或曰舉事必敬慎與民必誠信也外傳譏程子說固有理程子亦為夫子就進言之云爾已也贊聖人之言不獨為此章發外傳言過烈哉楊說誠煩而不切不載可也已五者反覆相因之說明霞譏其荒然其亦程說贊聖言之類論之於此以例推他章已主一無適誠敬之事也惟施諸此則不獲辭進也諸儒之讓也已其說別見不復贅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眾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學所以明人倫也。故學不本於德行，不足以言學。而周衰，教廢也。言學者，惟文藝之務，至於不得以藝倫日用之行爲心。故夫子言茲以誠之弟子者，呼門弟子告之也。凡古言于弟子者，對父兄之辭，稱於親戚者也。言弟子者，對先生之辭，稱於師友者也。有筆弟子服其勞，先生勉教弟子是則類見傳記者，皆是也。入則考出則策，出入二字唯明勸息莫不於考策意，爾則字意可見。但考言入者，事親者，吾家裡門外之事也。策言出者，事兄雖亦在家裡，弟亦泛通事者言之。故出係諸弟耳，謹而信。朱註曰：謹者行之有常也。信者言之有實也。是視謹

信相將成語意，以爲解也。汎愛衆而親仁，朱註曰：汎，廣也。衆，謂衆人。衆人謂庸常之人。對親仁言之，謂者或以衆寡之衆，則誤已言爲人之子弟者。於人倫之交，雖不敢播諸唇吻，心懷誠也。以爲愛憎之行，不亦莫大焉。凡庸常俗，當得不得，厭惡也。故曰汎愛衆，如以衆寡之衆，則與汎字意重複。諒者宜察親字，從愛字來，親近其人也。罔外尹氏曰：德行本也，文藝末也。窮其本末，知所先後，可以入德。其是也。考策謹信類人倫日用之行，不可須臾離者也。天下之達道也。先王建之教，所以修斯道也。學者學之，所以明斯道也。設如合道，或可以須臾

離者也亦奚以學為學之所以不可不講者正以道之不可以須臾離也已故人既學與未學惟德之修然後知學之不可不講也是夫子飾力學文之意也朱註曰飾力猶曰暇且也是假借相明也讀者宜察

諸儒視下句孝弟兩字輒欲分耶弟字字是自與切之見傳註之陋也雖此可通如弟子服勞以為方弟服勞父兄之事則左右服勤實事父母之道已夫子何以得言非孝乎古義似者諸儒緣以學問慎初言之益得之論語徵因訂其以德行為學問之屬非弟子之解則過矣謹而信朱子嘗曰信

言行相觀之謂也是也故因易傳庸言之信庸行之謹謹屬行信屬言其實謹不必行信不必言如中庸曰庸德之行庸言之謹可以見已但所行不失其常乃得其言有信驗也如曰徒欲其言之有信而慎其行則語意倒覆失輕重之倫矣大抵謹信對舉謹行而信言也行謹對舉行固行而謹乃言也所以然者謹者言行並通而信者多主言也朱註始不錯也論語徵曰慎其言行不敢苟也固是但欲以此難朱註則不可也朱註據易傳教正孰大焉豈可復以牽強議之乎如信者行如其言也非言之有實而何也唯言語相拘之務不知其

實無異此之謂堅白之辨也古義論曰蓋古者以
德行爲學問後也以德行爲德行以學問爲學問
矣而又修德行以副其意故每有文學勝而德行
不及之患矣是其意喻在於識宋儒以致知力行
爲學復知先行後爲學之叙之說乃以斯章餘力
學文行之斷案也其言亦似有理然以德行爲學
問古未有斯言也古之所謂學者學于古訓游于
道藝是已子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讲可見德行不
學谷爲一事故古人多學行對舉言明行者非學
問之事也又學所以資於行而行非所以資於學
故古之人學成而行可貴也未嘗以德行爲學也

宋儒以致知力行爲學因以知爲先行爲後業也
失古義別於直以德行爲學耶其失益甚且宋儒
知先行後雖失古義語學問之叙則始不差矣至
此章本德末文藝則亦爲不失夫子語意者仁齋
乃謂考弟謹信愛親之類夫子亦以此爲學問之
事故有此說不知夫子言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行
者指上數言者而與學文者互舉之則明德行非
學也後儒迫切之見以爲德行可以強取故致此
纏學者不可不察諸人論語微譏未註德行本文
藝末也謂不學文則雖有上數者未免爲鄉人何
以成君子之德哉豈得謂之末也夫君子之道辟

如登高自卑行遠自邇孝弟謹信中庸之德也卿
人豈可賤矣謂之君子者文之以禮樂而已矣未
有君子而不本之乎中庸之德者既以中庸之德
為本則文藝之為末亦奚足嫌乎凡本末先後終
始之類惟以此明事理之叙而已矣始非謂本必
可貴末必可賤也但深意以本者貴之也末者賤
之也故有此說誰謂宋儒貴精賤粗之見其移人
至此也朱註意謂小學諸詩書禮樂之文則其所
謂德行者亦不能成也實得夫子意但洪氏所謂
野者正謂其不能成法識事理者而但徠迺求
君子之德於中庸之外可謂昏失之矣春臺外傳

曰先孝弟而後文藝不與西教先文而後行同二
語並行而不相悖是猶宋儒併知與行為學之說
也殊不知文行忠信非先後之義入彼言教此言
學所指不同不相悖則不足言與謹者出言不苟
也謹之與慎字義相似而不同謹主於言慎主於
心古人制字本有意有不可不知也謹字有敬意
慎字有戒意如人之於言有謹言焉有慎言焉二
者不得相易謹言云者言之而敬也慎言云者戒
勿言也此謹慎二字之辨也信者不詐不欺也義
最精唯因是訂朱註未是耳朱註曰餘力猶自暇
日也是假借相明非謂餘力即暇日也明霞語錄

力不可以暇日解不知古人釋文之法可謂陋已
入以身為詞章之儒所重惟文藝士宜視德行謂
夫子欲學者汲之學文如夫孝弟謹信則具數德
給可也巳何其倒置之甚也又引孫寶暉證馬註
其意謂六藝之文未足以資辨博董操故有此說
是其所謂學文者意存詞藝豈足與語聖賢之學
哉朱註曰文謂詩書六藝之文者蓋合馬鄭解之
詩尚六藝之文者蓋合馬鄭解之諸書則馬所謂
古遺文者也曰六藝則鄭所謂道藝之謂也文誠
不止乎六藝之文然言詩書六藝則總凡載籍之
辭也明霞云：陋矣哉又曰概人以君子之德不

亦遠人情乎夫子嘗曰汝為君子儒勿為小人儒
又曰小人哉樊須孔門言學者謂君子之學也夫
子豈肯肯為小人之師者乎但徒言未失聖門之
意而明霞訝其遠人情豈不以其自為小人之
儒乎鳴

子莫曰聞賢易也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
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蓋本文但言其人能親衛人而遠女色始不論其
心如下文致身竭力言而有信之類皆舉其行實
身父母事親人事之不患不能致身唯至親易狎
患在於不能竭力也若至尊嚴人事之不患不能

獨力唯尊嚴情意易疎患在於不能致身盡忠也
言而有信與言有信不同言而有信者無言而不
信者也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皇侃疏曰假令
不學而生知如前則吾亦謂之學也此勸人學故
也王肅曰言能行此四者雖曰未學而可謂已學
也古義曰苟有如是之人雖或未嘗為學我必謂
之既學道之人矣皆得之

孔安國曰言以好色之心好賢則善也朱註曰賢
人之賢而易其好色之心好善有誠也是也賢皇
疏下通曰猶尊堂者也皇侃前說賢於賢賢歡之
辭者上賢訓勝未是者尊堂賢道之所在國是也

朱註曰好言者非謂行之善也朱意以人倫之交
莫重於君親而此賢賢先於君親者不數者皆善
行之大者得諸尊賢親仁者但好善之誠故好賢
如好色因欲以賢賢總下數句也未可遽非大抵
古人之言好賢好德與好色對舉而此文云賢賢
是以賢換色不必添好字意自明如中庸曰去詭
遠也賤貨以真德可見不必言好也在註家言好
者方說其心解釋之義宜爾論語微讖朱註易也
之解謂何從而得好字乎是其意謂孔朱意直以
本文也字作好色之心解故有此說其未達孔朱
解釋之旨也已迺引用伊川變易顏色說以謂好

爾之誠形於外也。易改換之名。故意為之者也。發者自然之動也。故見其誠耳。故意換易。豈足以見其誠乎。今以變為易。既失其義。入色何從而知為顏色乎。可謂安已。彼蓋因皇疏一語。曰若欲尊重此爾人。則當改易其平常之色。更起莊敬之容也。以色為顏色。殊不知其曰平常之色者。謂禮貌非顏色也。下文莊敬之容。容豈唯謂顏色乎。徐氏筆精色為禮貌。即皇侃說耳。易色之義。惟此兩道。為是。未知果孰得也。但色為禮貌。義稍遠。前說差優耳。看臺引筆精說。以與伊川變易顏色說。同。漢書李尋傳。師古註解此文。謂爾爾。尊上。爾人。易色。

輕畧於色。不貴之也。別為一義。明霞依師古說。易去首。然輕易不貴之於語。意不切事。若能致其身。致猶致命。致。厚。爾執書致之。致。謂我持此。以性納于彼也。故朱註曰。猶手也。亦屬諸君。不有諸已也。孔安國不愛其身。亦與朱註同。致身。猶云授命也。明霞引禮記。並有獻身之文。最確論語。徵謂致身者。納身其職也。是加職字。義乃通。又以手躬其身。為端之道也。刻。故。然於朱註。委字。義不差。至於春臺。以朱註委字。為委棄之義。則併註。意失之。古者仕者委質。豈以為身質乎。可謂。已。事。若曰致身。事。父母。曰竭。力。各就。所難。言。之。朱註曰。言有能如。

是之人苟非生質之美必其務學之至雖或以為
未嘗有學我必謂之已學也是生質之美不待學
而能此數者之人有出於子夏意外者試令子夏
見斯人必將謂之何也子夏適言吾必謂之學矣
其所必者果何也註中兩必字不相應非本文意
又或以為是解雖曰如謂有久以斯人為未為學
而子夏乃謂之已學也殊不知曰雖曰者子夏自
斷之辭非謂有旁人為此言者子夏乃辨其不然
也論語微以某人或自謙而子夏懸斷之以他邦
他邑之人未語其生平言之是亦視曰如言之繆
也且人之學不學豈可懸斷者哉又未語其生

平何從而知其忠孝謹信乎謂未學為已學言語
之道爾子夏之言如是固謂其生平之未學也視
曰如言人不知言語之道他人固不足讓不謂得
侏猶有此陋也春臺外傳曰若自言未學是其人
之恭也他人以為未學是望之過也可謂癡人面
前說夢之喻已明霞論語考與朱註同繆但其曰
子夏謂人不可無學者深得其旨云流弊云云得
殊識其刻誠是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無友不如
已者過則勿憚改
此或重學固為下文主忠信發端兩則一意相承

俱言不重之失。此一節主意在於喻輕躁之人學不能成固也。不誠者容觀辭氣德之符也。言輕躁之病必著。子舉動或儀令斯人為學必不能成也。不誠者直聯級上下之意。爾其當亮曰。此總是論學。不字無字。勿字皆反語。獨主字為正是忠信乃所主。而其飾特輔之者也。得之。此章言欲所學牢固。非鎮重不轉移者則不可得已。但鎮重不移常德不變。非忠信則不可矣。故學之所主在忠信也。主忠信三言實為一章管籥也。前二句特為此句發端耳矣。朱註曰。人不忠信則事皆無實。為惡則易。為善則難。故學者必以是為主。為諸家主忠

信之解。莫是為善為言。凡人為人謀而不忠。與朋友交而不信。是所行事皆無實。為惡則易。為善則難。蓋忠信實德也。天下之理。只得其實也。斯言矣。失其實也。斯惡矣。故忠信者善之本也。為惡為善之難。易為下文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兩句發端。斯章首兩句反言以明學之不可不主忠信也。無友兩句皆所以原於主忠信。以得斯惡善改過之要。而遷善改過亦所以進德而輔忠信也。故主忠信實為一章管籥矣。何註曰。重。敦重。朱註曰。厚重。我無異。蓋重輕之反。惟人輕躁所守易。後萬事廢墮之由也。故重自然

與厚相成也。中庸曰：敦厚崇禮，敦者純勉也。厚不薄也。入諡法，思慮不爽曰厚。孟敦厚並純勉不爽之謂也。純勉不爽，自然頓重，不轉移，所以學成而堅固也。本文意，惟言輕躁率者學不能牢固耳。不克學，少固元，不相侔。朱註曰：輕字外者，必不能堅乎內，是以不克學，少固非語意。又古註曰：既無或學，不能堅固，識其義理也。我甚明，朱註所學亦不堅固，添一亦字，則失文意。孔安國曰：固蔽也。安國意，蓋謂固陋寡聞，古義從之。皇侃解蔽為當非，孔意者，蓋論其說纏以文法訂之者，是程子曰：人安重則學堅固，最得本文意。唯古義以斷截五句。

各一時語，上下文意不相屬，則訓固為蔽故。不害詞義耳。然截全章破裂成語，終不可憑也。已論語微以非重集，不設或嚴補學無方不固，守一說為義果如此說乎。重或與學固各一事，意義之不相蒙焉。如古義訓蔽固穩安字，且非重不重，義各不同，可謂強解已。矧以不設或嚴為訓，果何義也。與論語考以輕於古就為說解經，如是無不可解已。迺本文兩句之間，何從而見去就之義乎。傳會之甚，又春臺明霞並深病，朱註言內外之謬言內外，誠失語意。然其纏乃在於少得上下文意語脈耳。設直如千家之說也，或謂親學謂心亦奚足據其

內外之謬。宋主忠信。鄭玄曰。主親也。是其意謂親
近忠信之人。蓋以下文無友不如己者相類。亦友
直諒之意也。然主訓親。當以主擁直。眷環為義。則
其義太紆。且後編主忠信。從我不可復解。論語微
得之。古義主黃。對賓之稱。乃本立而道生之謂也。
但徒看臺訂。朱註以心法之說。則過矣。程子曰。人
道惟在忠信。云此亦高人不忠信之失。以朋黨者
所當生也。非謂以有忠信則心之出入無時。其鄉
可知也。彼所謂操心如此者。未審所操者果何之
心。而非程朱所謂心者也。與如彼古義疑其言不
類。以為非一時之語。及論語微斷自不固。以上別

為一類。並皆古言。而夫子併稱之。亦與行齋無異。
皆未察語脈所從來故也。然原其繆所由。未註或
因內外相資。及或重為持敬之功。與主忠信為二
事實。為之禍根。讀者宜察。朱註引程說曰。君子自
修之道。當如是也。陳氏謂提首句。君子字。總說全
章四節。分明以四節各為一項。游辭說可驗。無母
相通外。傳得之論語。若不如已。為不與已同者。以
傳君子喜喜。於不能之義。可謂過慮已。

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孔安國曰。喪盡其哀。祭盡其敬。未註換哀以禮。換
敬以誠。方終見本文。慎追字。意義最精。厚者。謂君

子之德也歸者猶歸仁之歸也朱註得於意而失於辭祖徠雖得於辭還失之於意者祖徠視德如心故徒知歸之為歸服而不知德之為化故也讀
者宜察朱註曰其德亦歸於厚亦字終未穩外傳
曰慎終追遠君子之德風也民德歸厚小人之德
草也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
與抑與之與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
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與

抑父語辭溫良恭儉讓此五者夫子德容見於接
久之間者也溫者如春風和氣煦物民者良善之

德不犯物也雖五德並舉溫良一類恭儉一類讓
別一事接於人之實也溫良為恭儉之本恭儉讓
為讓之本是溫良謂其德恭者敬順自持之名賈
誼曰持遇慎容謂之恭是謂夫子接人之恭也儉
者節約自歛也九德曰儉德之共也是儉古音檢
通用於財於行皆謂檢束不自肆之意讓者推已
之有以與人之義至此方說到平聖人接人實境
也大抵五者謂夫子持久交際謙遜之德如此章
言溫良恭儉讓者論聖人德容光輝見交際者德
之一端也所以然者子禽以夫子聞政若求若與
為疑而子貢欲曉之以得聞政之由在於夫子則

非彼之所與兵雖非彼之所與乎復非吾有所求於彼也其唯無所求乃所以必得聞其政也無所求者何也區良恭儉讓是也蓋夫子恭遜謙讓以接人未嘗以聖德為高於人愈卑愈尊愈謙愈光未嘗意取以而人自歸之自與之比謂不求之求也仁齋深得斯章之旨者也孟子真唯頌夫子未嘗求於人之德故下輒曰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語意足證大拍區良謂辟盜字面背者恭儉謂見於周旋威儀者讓字方正言接遇交際之實是言之叙也

皇侃疏曰禮身經為大夫者則得稱為大夫孔子

為魯大夫故弟子呼之為夫子也區者皇疏曰敦美潤澤謂之區是也朱註曰和厚也亦謂此意良者曾讀新書曰安樂不苟謂之良是也皇疏曰行不犯物亦此意也朱註易直但徠者臺以材堪用為我失之聖人之材尚堪用哉然以為子貢以是稱夫子則亦駭矣明霞引儒行曰區良者仁之本也最善也朱註曰易直也元用樂記易直慈良之心以為解然如其引用意慈可以解良直矣可以解良乎但徠訂之是也恭者皇疏曰和從不逆謂之恭亦言敬順與物之意然和從未見敬意不逆亦裁見不逆人意而不見自慎意又與行不犯

全無別故。不如賈誼也。朱註曰：莊敬也。又盛飾也。是莊雖名已之敬，乎言貌之盛，充氣厲飾之謂。豈恭順之義乎。曰：臨之以莊則敬可以驕已。故不可從也。朱註意蓋視後既有抑損，急恐一於遜順，非聖德中和之義。故言莊以救其偏也。可謂過慮。兵古義曰：致敬也。蓋以覺其繆，然致敬唯見其真，久之意而不足見恭於已之意，亦失之。儻者賈誼曰：廣較自斂，謂之恭。較，車轄也。言轄車人之所束，其廣足以奉體而自舒，而抑損自斂，若不容恭之至也。朱註曰：節制也。未是錯。皇疏曰：去奢從約，謂之儻。洵得字訓。唯去奢從約，可以言車服衣冠之

節而不可過之。於德容威儀，故不可從。朱註改之，是大抱儻有以財用言者，有以德行言者，不可拘也。古義曰：儻無飾也。不如朱註。祖徠曰：制用亦仍舊註。繆讓者，朱註曰：謙遜也。讓誠出乎謙遜，然謙遜非讓之義。皇疏曰：推人後已，得之。賈誼曰：厚人自薄，亦比意也。唯未如皇疏切於字義耳。論語微謂：以夫子平日之德行言之，夫子平日德行豈類斯五德已乎哉。其亦苦於制用之難見於交際為比說。爾然釋五德者，莫古乎賈誼。而誼言皆以交際持處為說。可見古者相傳之義，爾蓋夫子德容如論其全，則曰：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是也。

朱註曰言夫子未嘗求之但其德容如是故時君
敬信自以其政就而問之耳雖未是錯德容之美
與不求之意各為一事非當時語意其諸語辭春
臺引孔傳是朱註曰學者所當潛心而勉學也夫
宋諸先生銳意學聖而未得其道謂做做摸擬是
學已迺欲觀聖人所行即則而做之夫聖人至誠
之德豈庸材中人之所能及而可以勉強為之哉
揚雄所謂顏淵潛心乎孔子所以仰高鑽堅竟
晷乎絕塵正以其不得學之方而強力勉勉也豈學
之道哉宋儒迺欲勉於茲亦可謂不善學已得
味嘗曰不欲學孔子所學而欲學孔子是不人不

由規矩準繩而學般佳也知言哉原其繆所由也
程朱以致知力行為學仁齋以德行為學問宜其
以做做為學也後世學者已未能離經辨志者輒
傲然孔孟自處進退規為矩為以謂是學之道而
恬不自覺慢孟之孫叔適足以自耻焉故雖正始
乎一行無實德可以繼焉履轍敗衄取辱速禍遂
多相尋至於猶以做做摸擬飾之不至為憂則吾亦
無知之何云學者於是不可不審其弊之所由來
矣謝氏曰學者觀於聖人取儀之間亦可以進德
矣語雖無病其意蓋無與朱說異者若諸他說可
見之明霞未達十頁頃夫子持人之德之義以為

贊夫子平日之德行則五者未足以盡聖德其乃
以戲言為說困哉為說也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
可謂孝矣

言所行不善則亦不足論已唯所行善而後孝與
不孝可得而言也是觀父之法漢儒以來從此說
孔註皇疏我輩盡矣

朱註大意亦善唯圖外游矣二說終類却足耳何
者孝子服喪居憂亦奚暇意父之所行若是若非
耶設如居父喪暇及觀父之所行而論其是非也
則為不孝之子也已亦奚論其當改與可以未改

者乎孔子所以發斯言者祇以其有躬居喪而意
親所行是非如游氏所言者也已游氏有所不忍
之說猶未有害也然以不忍為說則亦似以既知
其非而思改之者言之則非聖言之旨矣如尹說
亦惟以理言之則無害已論語微謂上二句古語
下二句孔子補其意理或然惟從舊說我自明自
得佳好為此解亦其家言云三年無改得孔註意
而識游解病其所指大窄矣猶之未得舊註意也
如其心自以為善而由之謂之道亦未是謂之道
者以所由行言之也世誠有雖其心未嘗以為善
而猶由是以行者不得下亦謂之道也但本文意

古義乃改作之
時果出於何經
子可謂孝矣

以其自是者言之也。已奉揚墨佛先以下議論甚
精蓋得之言表者也。古義以三年無改為終身不
改之義蓋原於明儒高中玄說強哉。然夫子家
由難言終身不改乎亦訓鮮有無之類也。且孟莊
子之不改父政與臣何以知其為喪中之言乎。明
霞觀志行之說原於明儒牛春宗是足以備一通
唯觀志行與三年無改各為一事。上下文意不甚
相蒙。不知舊註百春藝外傳引訪記曰。君子死其
親之過而敬其美。鄭玄註曰。死猶棄也。得之於
諸家復

有子曰禮之以和為貴先王之道斯與夫小大由之

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古義引禮記以用為以得之有所不行。禮於上文
亦得之知者以異。齊同之謂同。異相齊無所中矣
也。節者禮節也。樂記曰禮以節民性。是也。禮之用
和為貴物無礙。經通達行於天下也。同禮曰禮以
教中樂以教和

論語徵論朱註程子范氏孔穎達者是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取辱也。因
不失其親亦可宗也

未詳曰信約信也。得之照下言可復言之。近讀如
字恭卑遜自牧之名。非謂致敬於人也。因與惘惘

易謙卦
卑以自牧也

君子以端耳之
道自致也身
自處也

通親外親母妻之族也人情親外族本宗每難今
親外戚而能不失其本族之親者宗之所以總攝
宗族之道而舉族歸奉之也今此人雖非宗奉之
亦如宗家也蓋族長曰宗者言舉族所宗奉也今
此人雖非族長子族人歸奉之故曰亦可宗也曰
而者不必族長也上文義禮不言其此親獨言其
者明因與親各為一事故言其以別之不從上例
言亦義亦然不與上文相例我最明讀者宜察
朱註曰人之言行文際皆當謹之於始而慮其所
終云與論語徵曰下句贊上句昏得之但論語
徵得諸辭朱註迺得其意斯為真耳唯近讀者真

未如如字讀蓋有子舉三事言有人為此行者可
嘉也以明學者欲其鑒于茲也已足就人有斯成
行言之朱註乃欲擬正顏色斯近信相例者非是
彼正顏色祇要近信故去音讀是與此不同論語
徵識朱註約信解信之繆謂上下教被不可通拘
哉夫信與言可復也矣必自約信也但此文以與
以言約言之故曰約信而上下教始會應言此信
謂結約之信也豈可以重複識耶言可復也何事
註復猶覆也朱註復成言也我相發蓋復訓踐履
以其可以及復而循其軌也如九傳云復言非信
也意可見已故無異朱註曰我者事之宜也禮節

君子以端耳之
道自致也身
自處也

文也論語微曰教者先王之教禮者先王之禮不
說互相成不可偏取也蓋信之不可顧教者時或有
之人之為恭者誰不自謂是禮而不合於先王之
禮未幾乎取辱也是禮不可取諸胸臆必當依先
王也教亦然故但求不可非也然先王之教以合
乎事之宜為貴信所以不可不合於教以此故也
恭之與禮亦然必以合其節文為貴故朱註於末
意為切所以不可偏主也恭致敬也末是論語考
曰自卑故失則為恥辱得之論語微曰謂親族宗
之是也孔安國曰因親也雖知因之為細惟取教
於親睦而小辨外內因親無別宗亦唯訓敬其意

與朱註無異朱註之誤諸家辨之今不復贅又如
但求曰有子舉古人之行贊之亦不可道者因親
宗三言相承亦字亦求上句豈可謂有子贊之乎
故不可從也但求者臺直訓宗為敬亦避上下相
求之意以成其贊辭之說也又外傳辨朱註昧於
文法非通論矣古人文法若是者甚多豈可拘乎
古義從語筆解不成義朱註因猶依宗猶主皆以
近似者訓之論語考以可以宗而主之為含糊亦
不知朱註釋例故也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
有道而正身可謂好學也已

君子有以德言者有以行言者有以學言者有以
道言者隨處而異如此章及君子小童皆以學言
者蓋君子元有德有位之稱而孔門之學君子之
學也故語學問之道亦以君子標之此章主意歸
於好學故君子宜指學者食無求飽以下皆好學
之事也敏於事而慎於言夫子嘗曰好古敏以求
之者也皇疏曰敏疾也義與勉強異事謂事業若
子所從事也此章論好學則事即學也敏於事者
敏疾學古也慎於言者多聞闕疑慎言其餘之義
也蓋學欲多蓄深造不欲塗說自棄而飄諸口舌
則易得諸已則難故慎勿妄發言也就有道而正

焉有道者謂身有道藝者也論語微是也孔註曰
正謂問事之是非也事即敏於事之事意甚明
但徠春臺諸儒皆謂在位君子德行是唯有就有
道而正焉一句當好學夫學必就有道好與不好
莫不然焉豈遽以此一句可免好學之義耶但徠
明霞等意蓋謂在位有爵多不好學此人獨就有
道之人故贊其好學也是特知就有道之為好學
而不知好之迺在君子也又以食無求飽以下數
事為德行故有此繆夫在位君子之德可稱頌者
豈特此數事乎如食求飽居求安也凡在位有爵
雖非君子亦未有以斯為念者蓋身之所有不待

復求也則可以此論君子之德行乎明霞乃謂不
計亦久也蓋者在位之人躬既有之合應不復待
求之乃遷就永久以成無求之義密哉又正文曰
無求未註曰不求者臺明霞謂無不之別以訂朱
註無不誠不同但朱註曰不求者未失之二氏迥
暗於無不之別故也夫古人之言無不有互道者
此類是也本文曰無者據旁人觀其人無有此事
高之也註文曰不者自己不求此事高之也旁者
者主乎事故曰無自首者主乎心故曰不理明甚
不足疑古人言此類尤多如二家所疑古書皆不
可解已敏於事而慎於言從前儒以言行解之誤

矣朕是言行也夫子奚為不言敏於行也不言敏
於行而言敏於事明非言行相觀之謂也又非論
德行也皇疏曰敏於事以下是不飽不安所為之
事也敏疾也事所學之事也我最明也朱註引中
庸文但徠諸家以君子德行皆不得事字解故也
古義急於行是以德行為學問之說也不得敏事
之解宜矣春臺外傳曰慎於言者杜口不言也如
周廟金人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
是以證慎言之為不言尤氏傳曰慎罰務教之之
謂也此古人慎字之解也得之未註曰然猶不敢
自是蓋自是之人則敢慎言慎言者以不敢自是

也所以不得不正諸有道也夫子之言首尾總說
學非謂也既有既已慎於言以此自是者斯人乃獨
不敢自是而就有道也朱註不敢自是意乃謂不
敢是己之言行也則非夫子之意朱註有道有德
混不可別者亦錄孔安國註曰有道德者說來朱
註又曰凡言道者皆謂事物當然之理人之所共
由者也朱註意慎言已上為德行就有道方為致
知之功故有此解蓋亦學將以行之及本德行未
文藝之意既已故學行為解為斯說者始非若繆
但徠諸家識說不較而自為說仍舊不能不改學
行為解則未免同俗耳夫有道誠謂身有道藝而

道藝即先王之道也先王之道莫非事物當然人
所共由之理者朱說易錯也歟論語微意識道德
無差別猶之可也外傳曰吾人之道人殊則不
能解朱註意誤會正於有道謂正己所行之是非
於有道也所以失之也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
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
磨其斯之謂與子曰賜也始可與高詩已矣告諸往
而知來者

石經樂下有道字外傳辨之是也又曰切磋琢磨
所以治骨象玉石各成器也夫四物不治不成器

人不學不成賢，故入而學道，譬如魯象王也。而切
磋琢磨，此詩之四也。所以喻學也。夫貧而無諂，富
而無驕者，性之自然。不待學而能之，貧而樂道，富
而好禮，子貢聞夫子之言，乃知自然之善，不及學
問之益也。於是引詩以達其意，可謂敏矣。學記云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此之謂也。深得斯
章旨，實可者未盡之辭也。外傳辨之者，非是。
朱註曰：可者，僅可而未盡之辭，僅而可三字，似贊
人論贊，殆非斯章意。論語微謂為政而使民如此
如何者，亦非是。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王肅曰：但患己之無能知也。此兩患知人己及說，
對舉意，重在於患己之無知也。王肅註深得語意，
者也。

尹焞求在我者，亦與王註同意。但以不能辨是非
邪正為不知人之患，則非聖門之意。知人以知賢
言之者，豈得之。蓋人之知己與不知於己，無加損
於己也。人之是非邪正於己，何所加損也。如以人
之是非邪正有，加損於己也。人之不知己，為得無
加損於己乎。故不可從古義乃改曰：患己不知人
之善也。蓋者，朱註繆也。又但徠明霞釋不患人之
不知己，視患知身，可謂謬矣。不患者，唯言於己無

所患害也。已宣謂以此為憂念。矣。明霞識。但律知
命之說固是。以為憂念。解之其窮。不得不談命耳。

論語通

為政篇

日本

平安

井川長恭述

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
德之為言。得也。自得於已而無待乎外之名。人莫
不各有自得於已者。為徒自得於已而已。未及使
人有得諸我也。則人無得而稱焉。唯既有自得於
已而復能以已及人。使有得諸我也。則人有得而
稱焉。於是乎德名始建。為蓋自得者。得諸性也。使
人有得於我者。人亦有斯性也。非有假於外也。設
若人性所無也。已之所得。不可及諸人。亦不能有。

所得於我也已故君首出庶物使之各得正性命
斯之謂德者無他明自得諸已者而修之其身則
下民具瞻各得其性莫有所勞攘矯強而物自化
之鄭玄註曰德者無為比之謂也為政以德者言
人君居位經邦謂之為政也

朱註曰政之為正也所以正人之不正也原夫于
嘗曰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之語然是唯
釋政字訓未說到經邦處讀者勿誤會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韓愈語筆解曰蔽猶斷也得之孟子曰說詩者不
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以意逆志託興深遠美惡

贊刺抑揚反覆不可為典要者也先王四教詩為
之首者使人不知覺而各順其性情以道達其志
所以思無邪也

包咸曰蔽猶當也鄭曰察朱註曰猶益也孔安國
曰三百篇之太數是也無邪釋子曰誠也仁齋曰
直也百未是外傳論朱註繆者是然又曰去邪歸
正而已矣亦勸善懲惡之類也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
之以禮有恥且格
論語微曰格有感格意並感格聲音相通有苗格
格其非心亦有感勸意是故此章政刑與德禮並

易卦三
初六發蒙
利用刑人
用刑命
說極格以狂者
以禮有恥且格
格猶猶拘束也
不尚刑未嘗偏廢
各蒙之極格則善效
無由而入既以刑禁

之雖使心未能喻亦當
與商以從不敢肆其
知善道而革其非
則可以移風易俗
矣苟專用刑
而終不能發其
而無取治化不可得
而成矣故以性則
可也
子曰利用刑以
正法也所以見刑
在正法已極尚刑人
耶

子手霸之論之於原與學者宜察
朱註曰格至也表是論語微曰德有德之人非是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
朱註曰心之所之謂之志是也謂在身外而心嚮
性之欲俗而得諸身者也志志言心

三十而立

之於禮者也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德之則也君子
之學所以身然自立者於此焉立行高之
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
心所欲不踰矩
立於禮成於樂立與成異科成最在後則所謂可

與權者而不惑之義也學之大成也學者至此克
已復禮德性堅定修身之粹致而在己之分盡矣
自五十以下夫子論自初學之次叙弟子錄之學
者進德之叙雖如是也小聖人孰能得至焉哉
註解二章之能夫之程子曰朱子之圖外程子得朱
唯欲使學者知身之難入未嘗與之詳具也而高我非
宜皆未是生而知之之重但速以常人所然為解入也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
於我我對曰無違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
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無違者謂無違於親也無違於親者敬親也如後
篇曰又敬不違可見已然敬親之至莫大乎奉之

以禮為故至於告樊遲以禮終焉為是也蓋前言
明事親之敬也後言明事親之禮也敬主乎心而
言者也禮主乎行而言者也敬與禮心與行首尾
相因始非二事經故曰禮者敬而已矣但夫士至
意在於喻以無違禮而不直告事親以禮乃先
以無違為之端者其亦有說蓋孝之為德也大矣
五常百行之本也豈復片言隻辭所能畢其義乎
知不積不啓不排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之不
復者非門誨人之法也乎聖人誘人不待之疑難
而徒為盡言者非誨誘之道也將待懿子疑問然
後盡其詳志而懿子未能達乎此故告樊遲以發

之然而將告之事親以禮必先以無違者蓋孝子
事親必欲無違禮者豈翅為欲正己之所事於親
之行與喻親於道令之循禮乎祇以已敬親之至
或恐率意任己不循軌禮義心欲致敬乎親還陷
於不敬之罪也迺敬順之至欲無敬違親之志也
已豈有他乎哉事生之敬既如是也其事亡之敬
欲無違親志者其親既沒欲敬之敬而無違親志
將何所依循而後盡如在之敬也耶故孝子惟致
無違之敬然後能以禮事親皆以孝子事親之常
言之者也不然為人子者不以先意求為敬而無
違為心而嚴戒儼格以禮臨親豈所以為事親之

道乎耶然則苟不以無違之心軌循禮法則事
之以禮則獨得於親為童子凡臣事君賤事貴少
事長莫有不然者矣故事視以禮者以無違親志
為重是天子教諭之旨也契違御非為孔子御車
也又非侍御之御蓋當時樂遲為車孫王御車古
者三軍帥佐御右皆有常職春秋時事可見凡為
御者主之所親也天子告契遲者非謂時在坐與
聞其語也太子以孟孫當問而不問恐錯會已意
無從曉之值契遲為之御故語以盡之意欲契遲
傳之孟孫也

諸家說大同而我各可通然以無違之於親與禮
難並行為疑曲為避就未達於無違之敬與事之
之禮心與行首尾相因始非二事之義故也論語
微最近得其旨而以無違於親為常道以禮為誠
信為語變者竟未免乎諸儒之陋而既語之後慮
其失言之弊則大非聖人之意也耳矣夫按皇疏
以降以誠孟孫之信為一宗宗者故統常變之
說殊不知事之以禮即前言無違之敬皆語孝子
事親之常行者身始非語孝子事親之變也唯既
曰事之以禮則孝子有時而諫於親爭於親不從
視合為孝之義亦在其中矣用以為太子告孟孫
意則不可矣無違者皇疏曰言行孝者每事須從

在於語變

無所遺逆也。得之朱註曰：謂不替理，是視於下文以禮之語，入以訓禮為理，迺其家言也。故以此為解，然以無遺於禮為無遺之解，既失聖人語意，復訓以理，并覺理言不可以訓已。明霞辨之，是然。雖知朱註無林於理之為，繆至其自為說，復以無遺為無遺於禮，殊不知下文事之以禮，方見其無遺意，其既已失文義，且以無遺於禮為孝，慢矣。故夫子之言孝也，事為事，長物待人，莫以擇，故入以但徠無遺，視心之繆，歷引孝經載記家語國語以不從令而從禮為孝之證，鑿乎有據。故然所引之言，概舉語，事親之變者，而非語其常者也。馬定

以證乎。且當不我以不從命為孝者，以其平生居常唯無遺親，今是為孝也。別先王制禮以無遺親志為禮，未有以遺親為禮者也。諸儒徒知先王之禮不可遺，而不知先王所以制禮之本，在於事親也。樊遲御，朱註皇疏並謂為夫子御車也。皇疏一通曰：御侍側也。亦通。但御車說較勝。蓋御為車御者，是為夫子當時過懿子家語及孝告之以無遺者，且舉一隅以告之，請問之地，懿子未達，不能有所疑問。夫子意有所未盡，故曰歸塗樊遲為車僕語之，以發之疑問，遂得盡其意也。朱註曰：恐其失指，而以從親之令為孝，細註又曰：其懿子得聞之。

也何其紆回也明霞訂其繆者是但因是遂生惑
子久學優撰述之說則可謂過疑已殊不知夫子
所以告撰述者特欲達已未盡之意耳始非欲令
懿子聞斯語也朱註又曰夫子以是誠三家僭禮
是亦未可知其果然否直推則言之爾向令孟孫
無僭禮之過也語之以卿大夫之考夫子言不得
不出乎茲耳然雖若夫子固無意乎誠其僭乎令
孟孫深達夫子意以其僭自警也必矣人如程子
以告懿子告衆人者孟其平日視禮如不屑為之
者又以僭禮之故視如莫弒之賊輕蔑之大氣不
若偏指所徒遂至為是說殊不知懿子敬伯在孔

門從游之久矣唯非撰述徒所及乎乃有曾游莫
皆在後進之列豈可輕視以衆人乎但如明霞以
學之久近為其人慧鈍之分則甚拘也已夫人性
有敏鈍學有深淺曷必由贊見先後遂為之等級
乎人如視撰述問何謂也以其未達也視孟孫不
問遂以為達其旨果何所取證也如懿子詢未可
知其達否如撰述問何謂也夫子視其當時問答
之言語之直諫之使問爾意甚明假如撰述而有
微達乎夫子意亦不得不疑難以請教也豈容復
以此為未達之驗乎可謂駭矣一道御訓待若當
夫子與懿子語時撰述為侍御後夫子舉前日之

言以發之亦通春臺以其具舉前言斷其侍御繆者意以一日之語而前後相承也如以爲後日談則易嫌舉成語乎一說樊遲御非常時侍孟孫也是後日樊遲侍夫子亦通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

馬融朱子二說並通諸家紛紜皆以已意擅是非者已聖人論人隨人隨也隨事臨時啓決局嘗有若齊文墨儒者曰是合孝名義是不合孝名義瞻前顧後一言少得自己焉哉古教曰告詔子者其義大矣告武伯者其意切矣吾讀論語者也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大馬皆能

後世

有養不敬何以別矣

是者無他之辭也飲食侍奉誠事親之務也惟以此爲孝則不可也已矣至於大馬皆能有養未詳得之

古教曰子弟悌悌以至於大馬之賤云得至於二字我何註苞咸曰大以守禦馬以代勞能養人者也論語微從苞咸以謂程朱諸公解是以大馬喻其親聖人言合應不若是鄙悖也然是未深審本文至於二字所該甚廣之義且論不能事親之人亦奚嫌喻非類乎且能有養與不能養不同如苞註所曰本文宜曰皆能有養語則順矣今日能

有發明以人畜犬馬言之文意最明入禮記坊記
曰小人皆能養其親君子不敬何以辨是且也犬
馬不敬人也久矣亦易以論其敬不敬矣
子其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
饌曾是以為孝矣

色難朱註引禮記是也有事弟子服其勞此二事
夫子與子其語舉師生相與目下之行以相喻也
子者謂門生受業人也先生者謂師長授業人
也蓋生三之義師生相與禮準父子古之道也故
弟子事先生猶子事父所不同者天性之愛至親
之情耳如唯服勞進饌尊奉敬事之迥弟子事先

生之禮爾矣以為孝矣

色難論語微依朱註是也皇疏引顏延之說如朱
註意宜錯引以會成苞咸說耳苞咸曰承望父母
顏色乃為難是就本文加承望字義乃可言也故
不可從明霞難朱註引禮乃承祭祀之孝不可通
之生人拘矣哉春臺曰愉色婉容者愛心之發其
本出於天性有少待學而能者也君子論人不責
其出於天性者是矣言之悖也如然則凡可學而
能者皆偽飾歟聲是已然我語孝子深愛果有河
人設斯言也耶然則怡顏柔聲溫色藉之矣聖人
之誨強人所不能之甚也且夫子言色難者絕言

事親之際他事猶可以強矯能而顏色獨不可以
矯飾能之惟有孝愛之誠者乃能之所以為難也
已夫子曰曾誨子夏以勉飾矣既未能達夫方
語意又不知學之道在於崇德德以放效飾飾為
學者正斯先終身坐於此之繆矣有事字子服其
質舊說先生謂父兄弟子謂子弟故不通蓋言父
兄則親父亦在其中矣言子弟則親子亦在其中
矣身從而知親疎之別乎不可從已人夫子面語
子夏舉目前之行以喻之於事情而切矣曾是明
霞引詩終踰絕險曾是不意文王曰咨女殷商
當是履禦曾是指克曾是在位曾是在服云云以

為成辭得之入曰不以曾是二字成辭則是以二
字相倒者又為未免邦俗之讀耳又爭訓嘗訓乃
之異殊不知此類古人各從己意便釋之訓之嘗
即訓乃之意耳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
發回也不愚

孔安國曰無所怪問於孔子之言得之但上曰言
下以不違承之當以言語違逆為我如曰鄭息有
違言之類是也蓋論難疑問言語相違今顏淵無
所問難故曰不違似癡人不能問難者故曰如愚
退者顏淵退出於其外也者蓋曰私者公之反對

也。孔門諸子以進見孔子為公，其他朋友相與及
居家行事皆謂之私。最得私字義者也。但夫子所
者乃者其與二子私語論也。

朱註引師說曰：故終自言則朱說之讀可知已。不
違。朱子曰：意不相背而有聽受而無問難也。亦原諸
安國更加詳者也。但其與安國微異者，意不相背
實貼本文不違二字是為孔子知顏淵無所疑難
適以與已意不相背而發斯言，義固無害。明霞以
順聽為我然順聽如學記所言，適得請問受誨之
要者，夫子奚自得疑其如愚乎？故不可洗其唯不
問為不善學者故。夫子疑其不問之或愚也，與不

然夫子如愚之疑，可謂易其言者已。退者，孔安國
曰：察其退還察字，解者字，其字指顏淵。皇疏曰：退
謂回聽受已竟，退還其私房時是也。朱註釋私字
曰：非進見請問之時也。亦謂顏淵退而夫子者之
也。得之唯蒙引外傳謂夫子退，殊為不穩。孔安國
曰：與二子說釋道，我其也。但徠明霞並從安國
遂訓私為私語，因接春秋內外傳證之。雖我若可
通，然非本文私字意。蓋夫字言私者，總在顏淵不
在於坐前時耳。非謂語為私也。如左氏國語所言
亦然，謂令人私竊語焉及不私與，通言也已。非語
即私也。故不可洗朱註私謂燕居獨處非進見請

問之時而語一得一失殊不可曉豈以夫顏淵除
進見請問之時餘終日處居獨處不復與人往來
交語也與蓋病舊註說釋道我發明大體獨在言
語上似所指甚狹亦近淺也欲必併其動靜語默
又見幽獨隱微必慎不愧屋漏之意故以學居獨
處解之然非本文意何哉夫子語之顏淵穎悟絕
久於吾言無所不說怡未及論其行事則其曰者
曰足以發皆當在言語上言之如愚少愚前後相
應如愚既在言語不相遷上見之少愚亦當在言
語見之適為平常且孟子觀其妻於室賢母猶以
發人私隱為誠知於聖人乎謂因不類問弟子似

愚遂探刺其蓋私幽獨之地則也豈有特但如是
而猶可以聖人稱者乎故是其害理尤甚不但訓
詁之纏而已矣亦足發孔安國曰說釋道我發明
大體大意亦是也惟其大體之者視正文亦字作
此解其意謂孔子者其講論亦不失大義總見其
不愚者不甚美之辭也疏中所載能理曰足以發
明聖賢者及得本文意也已朱註曰發謂發明所
言之理最為穩當然其所謂發明者迺發明諸日
用動靜之間之義也雖得於文義乎失於事實矣
讀者取其言而略其意可也且發是發揮發明之
發如延平說發諸言語者洵可言已如發諸日用

行事則止可以言顏淵穎敏亦有季路聞斯行焉
之勇今日所聽受明白發諸行事也已果然顏淵
直行夫子所言也迺發為發見之發耳何以得言
發明夫子之道乎凡言發明者得諸心而見諸行
變化歸卷出諸其機括者而可也已矣如然顏淵
所行非孔子所言也故論顏淵因所聞於夫子者
變化為斯行也既非夫子所言者也夫子將何所
從而知其因所聞乎已之語變化為斯行耶故曰
發諸行事者為不可道已但洙以足以發者為開
曉他人蓋原諸能埋發字意上句不遵語意謂開
曉他人哉者豈以發行為我與朱註同繆明霞以

啓發為我發孔子發之也別一我或可通但如其
說乎夫子宜先補其有所排憤之意而後言足教
誨語意乃順終未若孔註穩安也論語微諒道
學貴乎篤信從教而不貴乎穎悟之我學問之道
誠宜然故唯夫子斯言意實在於發顏淵穎悟如
憲不憲語言明甚宋儒易可識乎果如其說乎是
為孔子猶未及但深探知學問之道可也乎
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
廋哉
斯章論觀人之法語意相承之叙猶觀志觀行事
意以用也由行也

何註曰以用也朱註以爲也義五通蓋凡人終身
所爲各有所用有用君子之道者有用小人之道
者有以文者有以武者故曰用也但朱註改用爲
爲者載記引此文祇以作爲也但朱註改用爲
不我以及不使太臣怨字不以紆甚矣所由者朱
註一說由行也謂所以行其所爲者也我尤長益
如有久欲事君親而忠孝也其其所爲善也欲繼
肆任意作不忠不孝之事也其所爲不善也所爲
既不善不足復以觀其餘已惟其所爲善者當更
觀其所以依遵而行者如何也不然其人雖知欲
爲善未知其所以當行之道也以從愉迎合爲忠

敬忌曲爲劣則未足以爲善也看臺謂爲與行無
別美其粗曲之甚也何註曰由經也言觀其所經
從也疏曰觀彼人從來所經歷之故事也是如來
字而我僅見不可從也朱註曰由從也事雖爲善
而意之所從來者有未善焉蓋本諸何註而稍改
之所以者言其行實而所由者在先所守者在後
二者皆以心言之三有相因我類整齊然不加來
字則我不可言矣與何註同繆而何註由訓經歷
則觀字可用如朱註謂意之所從來則謂其所爲
之意所來也觀字不可解已且如其說字唯可以
爲所以字解耳所以不從所以之解所由可以

解字如論語微引射禪文頓所由於前則與朱註
或說無異所安皇疏曰安謂意氣歸向之也朱註
曰安所樂也我亦然言凡人心所願欲則安焉非
訓安為樂也但徠春臺言安樂之祥以識朱註果
何之謂也與視觀察皇疏所辨具矣朱註徒以詳
畧為三言之別者則疎矣行齋明霞以取友為我
但徠以觀人君為我人各取諸其臆無不可言者
要不知舊說曰觀人之法無所不該云

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
從前諸儒多以斯章言師道難也明霞曰此為備
學而言非為作人師而言也最為得章意溫猶溫

燭故食也故者皇疏曰謂所學已得之事也所學
已得者則溫燭之不使忘失是也
何昂註溫尋繹鄭玄註禮曰溫如燭燭謂之溫謂
故學之熟矣後時習之實也註祀儀尋繹曰尋溫
也猶溫燭故食也是溫訓尋何註曰尋繹猶溫繹
也是知尋之為溫也何昂易誤但徠云：味不可
曉也朱註曰舊所聞是以聞見為學所指挾矣又
聞之豈必有所得哉故不如皇侃但朱子意聞字
宜以聞必得者言之則其意尤不繆只失諸辭已
皇疏以溫故月無忘其所能也知新者曰知其所
亡也是溫故與知新各一事語意不相屬且上曰

溫溫者修為之名。知者自然之悟也。明因溫故而得新意，非外溫故別有知新之事。舊註誤。朱註曰：時習舊聞而每有新得，則所學在我，而其德不窮。故可以為師。而引禮記以證之者，最為得本文之意。者，其如舊註意，則雖勤乎知新之功，而未必免乎記問之學也。其何足以為人師乎？故朱說為長。如中庸引此言，則其意謂既以溫故當復要知新，所謂日知其新也。凡勿忘其所能者，正謂此意。而與斯文微不同。但或問曰：然徒能溫故而不能索其義理之所以然者，知新別為一事。雖合乎中庸乎，不合於斯文論語微曰：故如與故國故之故，允

先世所傳者皆謂之故。豈可以溫尋言之耶？故不知朱說而因溫以知新，則勝舊註矣。明霞辨。但朱繆者是，但亦溫故與知新各為一事。猶是何晏之繆也。

子曰君子不器

成材可用者謂之器。人材器大小不同，用亦各殊。如舟車後契司徒，身陶士以至瓊龍垂益，皆所與市皆器使之。外此經所不載一官之長一職之司，莫匪任之惟器。故如任之不稱，其器則不能成。唐虞之治，實是其自公卿輔弼之器。至一官一職長其器，大小懸絕矣。如若鍾釜之與針勺哉。然均

之曰君子也。君子者何也。體仁長久之謂也。蓋分
卿士大夫雖其器不同。而居天位。修天職。體君
心。以爲心也。莫有不同焉者。故謂之君子。其謂之
君子者。非以其器量材具之大小也。體仁長久之
謂也。故能體仁者。雖其器量小。而不妨其爲君子
也。不能體仁者。雖其器量大有矣。不得謂之君子
也。假如淮陽四逆。爲將相。謂之非元帥輔佐之器。
則不可矣。然謂之爲君子人。則未矣。南宮綰。必不
齊微。子物之人也。故夫子通稱之爲君子也。子貢
器稱瑚璉。其材豈復子賤輩所能及乎哉。然夫子
不許稱君子也。可以觀已。是君子不器之說也。蓋

孔門之教。仁莫以尚焉。而仁爲君子之德也。故學
者或疑。以爲稱之君子。必乎德之至高。才之至大。
體莫所不具者。然後可以當斯名也。將以徒若鑽
仰於不可及之地。而不知反求諸其身。則有從欲
斯至矣者也。故夫子高此以曉之。

苞咸曰。器者各適其用。至於君子。無所不施。未註
曰。成德之士。體無不具。用無不周。是若專求君子
於衆德。該備材無所不長。乃當時學者所惑。而夫
子所以發此言者也。果如其說。子綰契以降。二十
二人皆不足。以爲君子可乎。且夫陸行可以爲車。
而水行可以爲舟。必也。聖子竟辨其猶病諸况於

君子乎况於天下無復斯理者乎故不可從仁齋
知其說不可通接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以爲不
器之義然夫曰不可小知者不可以小事知之謂
而非材器之義也其曰可大受者蓋謂六尺可託
百室可寄之類而其言受者祇以器言之與斯章
義元不相容而今以其可大受者爲不器之驗則
例懸莫甚焉是蓋原諸侯節聖或問辨其論語
微若乎君子難以不器稱也意以君子所以器使
人者而不爲人所器使也故曰不器因接大道不
器以爲證紆回殊甚夫謂使臣爲不事君人豈喻
之矣嘗哉其爲說也且君子不爲人所器使也身

陶契官於虞廷其謂之何與可謂強矣明霞不可
以一藝名之亦苞咸之說也自可用而言之自不
可量而高之會餉何甚耶

子貢問君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此門諸子問君子者衆夫子答之不同司馬牛問
夫子答不憂不懼子路問夫子答修己以敬而此
章所答漫如是隨人各異者因其人所短若所病
告之范祖禹得之如修己以敬所該稍廣然亦因
子路好勇所失在於暴粗故也如斯章不言先勉
其行而後言之而高先行其言明意宜在言字上
蓋爲子貢易其言而告之以此也其意則君子勉

其言而過其行之謂已然因其人異答字非徒任
口舌縱言已意業已謂之君子之行也則此事必
君子而後可能者而小人必不能者也觀說君子
數章其義乃可見已

孔安國反言以道其義亦漢儒解經之一例春臺
譏之則過矣朱註周字先云據精義或問等書
當時諸家頗有異義則解者不得不出于茲也已
明霞以贅譏之刻哉然其所自為說聲數百言
非贅者何也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孔安國曰忠信為周訓周為忠信者與書太甲云

子曰周有終暨詩小雅云行歸于周皆忠信之義相
例秦誓曰雖有周親不知行人周訓至如彼訓普
偏亦自其無所不至輒為偏蓋為人謀而忠與朋
友交而信皆情意到周至允與人不容毫有私
曲自然得博通所以異乎小人阿黨之私也
皇侃疏曰周是博通之法故謂為忠信比是親狎
之法故謂為阿黨耳是深得孔安國忠信為周之
意者也朱註曰周普偏也比偏黨也皆與久親厚
之意是承舊註意以為之解與孔皇義無異但普
偏阿黨就夫子之言意釋之親厚者還釋比周二
字本義如但言普偏之義而不言親厚之義則春

秋外傳諸子等說周比以私言者不可解已尤
傳是謂比周是也論語微謂周止乎普偏之義迺
未達乎忠信為周之義也以此還識朱註可謂親
鹵突又安民營已真公私之辨也哉朱註所謂公
私即斯之謂也也外安民而言公者小人之事而
已矣豈謂此義與如春臺宋儒不知公私之義亦
據此義非宋儒不知公私乃公不知公私之義也
已明霞曰普偏不必公偏黨不必私大抵但徇以
降諸老先生下意欲撥朱義不復暇反求諸已於
古人言公私類慢小者其意唯訓詁是求吾未知
其弊將何所至也已矣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朱註曰不求諸心故昏而無得得之春臺引學記
曰人少學不知道苟不知道則臨事無所措豈不
殆哉我尤確是夫寸見世有此兩樣人物一徒學
問而不知求諸心一徒思惟而不知從事于學故
言此以曉之如夫誣罔為學所欺罔等說紆回不
可通罔洵若為物所欺罔然者也亦唯謂蒙蔽之
義耳罔者為不思故也非為學所罔也
朱註曰不習其事故危而不守未是但朱註意習
亦學也然以不習言之終未免明霞氏人社稷之
識也已明霞以殆為失失其義又引吾嘗終日不

會以證之是也。朱註意蓋謂二者皆在於學者言
之故。發學為習。觀圖外引中庸文則可見矣。蓋誤
也。朱註圖外引程說者。本文思學相對。似思者在
學之外言者。故引中庸文以證思亦學中一事也。
已讀者或欲悉分配五者於學思二字。則誤已。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明破曰。攻擊也。夫子曰攻其惡。無攻人之惡。小子
鳴。歎而攻之。可也。得之異端者。異同之反。凡人言
行。與已而別。為一端者也。夫常隱行性。為奇僻之
論。僞情之行。類皆是也。不必謂非聖人之道。而別
為一端。如揚墨佛老者也。凡人有異乎已者。好攻

擊之。然人所見不同。以異乎已。遽攻之。必至激
發。招禍。如漢堂銅宋王蘇。是其明驗也。故夫子曰
斯害也已。言攻異端者。意欲除其害。而還招其害
也。斯曰已。曰語意可見。入害字。從上文攻字轉。如
是解文意最順。

朱註曰。攻專治也。引考工記。證之。論語微辨其繆。
謂周禮攻木石金玉之工。謂治而成器也。不可用
諸道藝。故治不經古。無是言。况有治諸子百家。而
成之之理哉。此論得之。按古註。攻訓治。朱註加專。
者。其意蓋謂窮理之學。貴乎博通。故雖異端之書。
亦不可不讀也。則但曰治之而已。未見其害也。故

加專以會成斯害之我言治而精之之謂也是視
孟子曰揚墨之道不熄孔子之道不見以揚墨對
孔子之道謂揚墨即孔子所謂異端也又視其好辯
章曰能言距揚墨者聖人之徒也謂辨揚墨異端
學者先務也夫子之言不應云攻之者害也殊不知
儒家者流言勢不得不與彼徒爭競爾亦時運使
然雖時運然字試令夫子當是時也豈復與斯輩
爭辨乎矧夫子之時揚墨未嘗與異端皆學聖人
之道也是又聖人之徒也已夫子亦奚以與之爭
辨為乎縱令聖人以闢異端為先務字夫異端者

莫甚於老氏者夫子親問禮乎斯人以聖人之智
宜熟知其學而未聞有一言闢之者何也可見聖
人之門無闢異端之說也何者夫子躬聖德志秉
周設如得達而行乎天下也夫揚墨老聃特與但
溺於舉而薦之於天得陷天位奉天職與贊化翊
宣之功者也豈容復與此爭辨仇讐相視乎哉夫
子攻乎異端之說亦誠彼狹量淺識之人好攻異
乎已者也是謂君子無所爭也皇侃疏曰書史載
人專經學問者皆曰治其書治其經也是縱夫子
之時揚墨既有異端稱也斯時未嘗有其書也學
者將何所治乎故攻訓治者不可從也又論語微

何晏過時忌諱特設新義改較向精其惟過時譏異端之教益明矣家語註異端猶多端也是非直訓異為多也蓋人情有所疑遲異議蜂佛多端者伏其蜂佛喻彼異端者耳故彼多端者亦非繆誤而然讀者宜察范氏謂專治而欲精之為害也甚矣如夫楊墨之言淺近不待精究其繆故顧然至佛先言近理者脫唯涉獵諷過其言得失誠未易言而疑竟不釋還不甚害乎既已讀其書理不得不精究其說耳安在其精之為害也哉如曰婦聲美也以遠之則是直絕不讀也則亦奚以治之專不專論是故程范二說並失之者蓋攻訓治其說

差勝惟凡攻訓治者至害字而窮也
子曰由論也知之矣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

凡人有所知有所不知者即其所自知也己豈容從傍人誨焉者乎然夫方言如是審矣于路有強不知為知者也如皇朱諸家說也是知也凡論語書曰是知也是惑也是不知也類不一皆據人以為不知為不惑者喻其知及惑也例推可知也諸家多未達乎此我故為紓一耳俾京中文義明白不待解釋

朱註曰雖或不能盡知又必有可知之乎是其意

以於天下之理莫不窮盡為知故有斯說殊不知
夫子之意始不在於求盡知天下之理也
子張學于祿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
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
按史記學作問是也從此文宜訓為問通通不然
以子張學以于祿則孔門奚得有斯人耶如以子
張學求祿爵之術也天下無有斯術矣子張安得
而學之耶如以子張以禱術求仕也夫子所以語
之者為漫不切矣故史記為是于祿者詩曰惺惺
君子于祿不圖又云于祿惺惺是也古者仁人君
子曷嘗欲羨福祿營求爵位為務乎其惟進德修

業日新不輟所以得福祿終始之道是已凡得之
有道借其道而得其效是借其道者無他求之道
也故詩人之言如是如前編曰夫子溫良恭儉讓
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明
非夫子為求聞政而借五者之行也然修五者行
而致時君以政求聞政也是修五者行者求聞政之
道也已故子貢之言如是于祿求福之類古者
子之所言以此欲勸獎勵人之言詠于詩著于經于
張舉以為問亦猶問達問行意云爾何不可之有
夫子答無貶詞可以見已但以為學則不可也已
程朱諸先生謂于張為利祿動利哉果然詩所謂

子祿不圖于祿，悻悻者豈皆為利祿所動者也與？
言曰：聞行曰見者，言必得諸耳聞者也。行必得諸
目睹者也。其飾何註？朱註並無所失，但鄭玄曰：言
行如是，雖不得祿，得祿之道也。非在其中矣。之義
朱註曰：不求而自至之辭，得之論語微曰：見聞者
予所言行，豈以見言行，聞言言為此，聽說與殊不
知言曰：聞行曰見，昔措辭之宜，爾焉必若是拘？
乎？父曰：士無恒產，以何能存？故學而于祿，士子之
常也。果然，則古君子之仕者，皆為求利祿而非為
行其義也。可笑。古君子學道者，求格若是之急也。
夫子何以黜樊遲學稼圃也？耶！明霞駁之是也。此

章唯春臺近得之。又程子曰：惟理可為者為之，而
已。是其意以如不可求也。從吾所好，為我然。彼但
為允庸人，不可以語上者。吾固非夫子之意。今
曰：以祿之不可以慢，吾也。故唯為可為之理而已。
則其欲羨利祿之心，未嘗止焉。豈夫子告子張之
意也耶？得律迺求得失於言命與言理之間，抑未
矣。宋儒視理直於命，其有所言者固不足異矣。
哀公問曰：何為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
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
詳哀公問詞是哀公欲使民心服于已，而苦其難
服，故為此問也。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

則民不服。夫子嘗曰：斯民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民心太直者也。故舉端人正士，錯諸群枉之上，是以鎮壓群枉之心，令之不敢懷不服。如舉邪枉小人，錯諸正人之上，不惟傍人視以失取捨之當，迨令正人為之，下者輒懷不服。是夫子對哀公之意也。後篇告樊遲，則曰：能令枉者直，則與此章義亦微不同。

但徠以舉直錯諸枉，為積材之道，以喻政。以此曰：民服與彼，令枉者直者，併合為一。我殊不知彼以語仁，不得以令枉者直為言也。此且以壓服民心為說，其何暇及令枉者直之說乎。此亦知後篇

與此章義異故也。又曰：天下有善而無惡，惡者善之未成者也。先王之道，養以成之，惡皆化為善。又云：克己未說，則季康子殺無道以就有道，也是其說最美者也。然唯以為後篇解，則善與在此章義無所取已。且舉直錯諸枉，張鼎思所引孫繼和說義最明白。春臺明霞引經傳以證其義者甚確矣。假積材之喻，為如其說也。舉直材錯諸及張枉屈者，上誠見其枉者為直者，厚而自直也。未嘗舉及張枉屈者，加諸直材者，上將合直者為何狀也。故不可從。大居敬而貴窮理，理固然未說多此類，蓋亦欲令學者知叩夫有所本也。然以夫子之言為

未定以副所問而為斯狗續竟未得辭諸家識語也已然明霞知託其繆而自為說則曰舉錯得宜則下民心服而後可化為夫子直論服民心之道而已始未曾說化民豈非以夫子之言卑為不足稱揚迺牽引及化耶又駁律律積材之說曰若使直者壓不直而直之則累控柱傾焉故使直者壓不直而直是誰人為之耳夫但律以積材為喻者其意謂夫子意朝廷舉賢加諸不賢人上使不賢人終化為賢人有似匠人積材之道故接以爲喻爾始非問匠人積材其誰人與不誰人也以此相規殊而為癡絕耳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

敬忠聯文勸以相屬是勸者非他事迺勸於敬忠之行也蓋臨據高視下之義莊則居上臨下之敬也已能敬則民亦敬於已舉善而教不能則勸未註曰善者舉之而不能者教之則民有所勸而樂於為言得之皇侃疏曰民中未能善者則教令使能是也

皇侃以敬忠勸為三事誤也臨之以莊則敬苞咸曰莊嚴也君臨民以嚴則民敬其上也未註論語考並以容貌嚴我國不錯然徒以容貌之嚴豈足

以論臨下之敬乎哉。蓋善不善多以德行言之，能
不能多以材藝言之。然善有時以材藝言之，善書
善琴，善笛，類斯拙之言是也。能有時以德行言之，
如斯重是也。此云不能對善字，而善者匪他，謂善
上敬忠等行，非謂別有材藝也。則不能者，審謂不
能善者也。但誅者，臺訓善為能，是求善於上二者
外也。非問答平意，且善對能，必謂材能矣。張敬
夫說理固然是，蓋發先儒當日康子意在使字上
夫字意在則字上之義。爾然非問答平我設若夫
子意，果如南軒所論也。其言決不止於本文所
言矣。明霞辨得少，又論語微曰：語衰公舉直而已。

矣。語孝康子舉善而教，不能益詳矣。君與大夫之
分也。然不遷怒，不貳過，美其詳於衰公，而畧康子
失告君與大夫之分也。大抵言之詳略，隨時之所
宜與所問答之意。有告君之宜詳，而臣則可略者，
有告君之宜止言大體，而臣則不得不詳悉者，豈
可概舉以詳略論告君大夫之分，可謂者，事復起
哉。

或謂孔子曰：子矣，不為政。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
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矣。其為為政
自漢儒以來，皆以居位任國政為為政，或謂夫子
之德宜其居位任政，東周於魯而時人亦不為全

不知夫子也然當時為邦者不肯令夫子為政也
或以為疑故問之問之者問當時不用夫子之意
也是視為政如春秋傳曰我死子為政之為政也
此章語意重在於惟孝句言惟孝可以治國安天
下也云友于兄弟者言孝弟一理孝于親者友可
移于兄弟孝道之可以施于有邦政事也其理亦
復然是友于兄弟一句為施于有政漸次也去意
還在於施於有政上蓋孝弟者家庭之行有政者
經邦之務也脩之於家庭而可以及於邦國者惟
孝之道爾施行也又及也有政之有猶者邦之有
美之辭也或曰有邦有家有正之類皆得而主焉

之辭也是亦為政也居家脩孝友日用彝倫之類
然經邦為政亦莫能出於孝友外者也則居家孝
友亦可謂之為政也已是亦云者孝友實非政事
故也矣其為為政皇而兩疏並未詳得之
包咸曰或人以居居位乃是為政也是照夫子答
辭為之解言或人意以惟居位然後可以謂之為
政也非謂凡居位者謂之為政也朱註以不仕為
辭意亦若是論語徵以先儒訓為政以居位若不
仕全類不知解文字者殊可異焉又曰謂不仕為
不為政不惜之甚矣亦唯類後世學究發策之語
豈復足以識古人之微辭委婉者乎得殊未達于

此故有秉柄之說是其視為政字如噀昔之羊子
為政今日之事我為政之為政也是雖因不能會
語意而作此說矣其我自可通故以備一通而春
臺明霞諸儒多從其說然二說雖不同夫子不仕
及不秉柄者意有難語或人者姑作斯言以答之
則無有異焉者書云孝子惟孝苞咸曰美孝之辭
也得之但徠謂今書文無孝字二字蓋脫文也朱
註見今書無祖為二字謂書之言孝如此也誤矣
皇本字作干未嘗是也者政之有下說曰有無之
有言施諸有故事也亦通朱註曰又能推廣此以
以為一家之政是蓋以有文夫子之言為是亦有

政也似非直指國政故曰一家之政以相避就也
然書文意有政者有國政非謂家政也所謂家政
者孝友是已夫子意但謂在家而脩孝弟無與居
官為政異耳矣曷嘗謂推廣孝弟之心以為一
家之政乎既已非文義又孝弟之施於政事何獨
其心而已哉明霞譏之是實其為為政皇疏引范
甯曰夫所謂政者以孝友為政耳行孝友則是為
政復何者為政乎邢昺疏曰是此也言此孝友亦
為政之道此外何事其為為政乎朱註曰何必居
位乃為為政乎詳數說意為為兩字上是謂為之
為下是脩為之為上文是亦應下文彙其二字義

甚明白先儒以來未有以為為重複為疑者為疑也。以重複為疑者自祖徠始。蓋以兩為字並為借為之為故也。殊為暗於文法。何者下文矣字又意上文是字其字又應亦字指物之辭為字自然為指定之辭也。已夫子語意猶曰吾以孝友為政不知或人以何者為政云爾。如論語微所當則唯當曰奚為為政而其字為無所向耳。讀者宜察大抵近世借古文辭諸君子於此類都固然無辨殊為可異。焉耳矣。古義云：勝諸家遠矣者。蓋謂上為猶謂也。得之。但趙宣子為政與羊斟為政無別。夫不知未註為政與已所謂為政為不同而不能自辨。

已所接據宣子羊斟為政之不同者不亦異乎。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輓小車無軌其何以行之哉。

而猶如也。可字照下文行字言無所可行也。我無所隱舊註諸家並得之。但論語微以人不信已之謂也。失語意。輓軌之喻亦過巧不可從。子張問十也可知也。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也可知也。

朱註馬氏云所因謂三綱五常所損益謂文質三統是也。後篇顏淵問為邦夫子論四代禮樂者。迺

繼周而作者也。行夏之時三統之義殷轅周冕文質之謂也。

古義于張之間涉於怪僻之說非本文意圖外胡實說是也。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謂也。見義不為無勇也。

此章當與答樊遲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直參觀其義正相發蓋務事鬼神者必不務民義故夫子併舉以誡之。

但徠以其有所為而言之故言不徠者非是按周禮大宗伯職掌邦之天神人鬼此曰非其鬼謂人鬼之非族類者也。諸家說並同非其鬼朱註謂非

其所當祭之鬼義最精如鄭註曰非其祖考大意亦是但已所當祭豈止於祖考乎如漢于不祭祖諸侯不祖天子祖或於已所不得祭乎此朱註為粗耳論者鄭註曰論以求福皇疏曰橫求也古義曰橫道也皆是但朱註曰論求媚也者蓋古人言論者多認求說於人而此獨曰論於鬼神故以求媚媚悅愛也蓋也古人多於鬼神而言媚也媚者求說於神也故神說人亦謂之媚也此求媚媚者鬼神悅愛人也古來諸儒皆從此說近者春臺著古訓外傳曰荀直長章與余論此章曰論者非論鬼神乃論於其主家也此說極是世有其事

且論字得當故也。從前諸儒未有說出字此者可
謂可矣。然其說極穩。始備下說。後後君子析衷曰
長章者看臺門人也。見義。非為無角也。中庸曰知
恥近於勇。參之斯語。孟子曰。羞惡之心。義之端也。
局常誤寫。豈唯曰先王之教已矣哉。學者察識。

此語與前語無異。其說極穩。始備下說。後後君子析衷曰。長章者看臺門人也。見義。非為無角也。中庸曰知恥近於勇。參之斯語。孟子曰。羞惡之心。義之端也。局常誤寫。豈唯曰先王之教已矣哉。學者察識。

